

## 卷第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

李曜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山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夔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為賦

李曜

唐尚書李曜罷歙州，與吳圓交代。有佐酒錄事名媚川，聰明敏慧。李頗留意，而已納營籍妓韶光，托於替人，令存卹之。臨發洪飲，不勝離情，有詩曰：「經年理郡少歡娛，為習干戈間飲徒。今日臨行盡交割，分明收取媚川珠。」吳答曰：「曳履優容日日歡，須言達德倍汎瀾。韶光今已輸先手，領得蠙珠掌內看。」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王鐸

唐中書令王鐸，位望崇顯，率由文雅，然非定亂才。出鎮渚（渚原作清，據許本改）宮，為都統，以御黃巢。攜姬妾赴鎮，而妻妒忌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。鐸謂從事曰：「黃巢漸似南來，夫人又自北至，且夕情味，何以安處？」幕僚戲曰：「不如降黃巢。」王亦大笑。洎荊州失守，復把潼關，黃巢傳語云：「令公儒生，非是我敵，請自退避，無污鋒刃。」於是棄關，隨僖皇播遷於蜀。再授都統，收復京都，大勛不成，竟罹非命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薛昭緯

唐薛昭緯未登第前，就肆買鞋。肆主曰：「秀才腳第幾？」對曰：「昭緯作腳來。未曾與立行第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孔緯

唐宰相孔緯嘗拜官，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。有石野豬獨行先到，有所賜，乃謂曰：「宅中甚闕，不得厚致，若見諸野豬，幸勿言也。」復有一伶至，乃召俯階，索其笛，指笛竅問曰：「何者是《浣溪沙》孔子？」伶大笑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宇文翰

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，偶有顛仆。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：「不知上得不得，且怪懸之又懸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千字文語乞社

敬白社官三老等：切聞政本於農，當須務茲稼穡，若不云騰致雨，何以稅熟貢新？聖上臣伏戎羌，愛育黎首，用能閏餘成歲，律呂調陽。某人等，並景行維賢，德建名立，遂乃肆筵設席，祭祀蒸嘗，鼓瑟吹笙，弦歌酒宴，上和下睦，悅豫且康，禮別尊卑，樂殊貴賤，酒則川流不息，肉則似蘭斯馨，非直菜重芥姜，兼亦果珍李柰，莫不矯首頓足，俱共接杯舉觴，豈徒感謝歡招，信乃福緣善慶。但某乙某素居閒處，孤陋寡聞，雖復屬耳垣牆，未曾攝職從政，不能堅持雅操，專欲逐物意移，憶內則執熱願涼，思酒如骸垢想浴，老人則飽飫烹宰，某乙則饑厭糟糠，欽風則空谷傳聲，仰惠則虛堂習聽，脫蒙仁慈隱側，庶有濟弱扶傾，希垂顧答審詳，望咸渠荷滴歷。某乙即稽顙再拜。終冀勒碑刻銘，但知悚懼恐惶，實若臨深履薄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山東佐史

唐山東一老佐史，前後縣令，無不遭侮。家致巨富。令初至者，皆以文案試之，即知強弱。有令初至，因差丁造名簿，將身點過。有姓向名明府者、姓宋名郎君者、姓成名老鼠者、姓張名破袋者，此佐史故超越次第，使其名一處，以觀明府強弱。先喚張破袋、成老鼠、宋郎君、向明府，其縣令但點頭而已，意無所問。佐史出而喜曰：「帽底可知。」竟還即賣之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羅隱

唐羅隱與周繇分深，謂隱曰：「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，乃為絕唱。」隱不喻何為也。曰：「若教解語應傾國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」是隱題花詩。隱撫掌大笑。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盧延讓

唐盧延讓業詩，二十五舉方登第。卷中有「狐衝官道過。狗觸店門開」之句，租庸調張濬親見此事，每稱賞之。又有「餓貓臨鼠穴，饑犬舔魚砧」句，為中書令成汭所賞。又有「栗爆燒毼破，貓跳觸鼎翻」，為蜀王建所賞。盧謂人曰：「平生投謁公卿，不意得力於貓鼠狗子也。」人聞而笑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俳優人

唐咸通中，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，獨出輩流，雖不能托誼論，然巧智敏捷，亦不可多得。嘗因延慶節，緇黃講論畢，次及倡優為戲。可及褒衣博帶，攝齊以升座，自稱三教論衡。偶坐者問曰：「既言博通三教，釋迦如來是何人？」對曰：「婦人。」問者驚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敷座而坐，或非婦人。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。」上為之啟齒。又問曰：「太上老君何人？」曰：「亦婦人也。」問者益所不諭。乃曰：「《道德經》云：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儻非為婦人，何患於有娠乎？」上大悅。又問曰：「文宣王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婦人也？」問者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《論語》云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價者也。向非婦人，待嫁奚為？」上意極歡，寵錫頗厚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又 天復元年，鳳翔李茂貞請入朝奏事。昭宗御安福樓，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。時崔相胤密奏曰：「此奸人也，未足為信，陛下宜寬懷待之。」翌日，宴於壽春殿，茂貞肩輿披褐（明抄本肩作乘，褐作甲），入金鑾門，易服赴宴。咸以為前代跋扈，未之有也。時中官韓全誨深結茂貞，崔相懼之，自此亦結朱全忠，竟致汴州迎駕，劫遷入洛之始。以（明抄本始以作禍矣）王子帶召戎，崔胤比之。先是茂貞入關，放火燒京關，居人殆盡。是宴也，教坊優人安響新，號茂貞為火龍子，茂貞慚俯首。仍竊怒曰：「他日會殺此豎子。」安聞之，因請告，往岐下謁茂貞。茂貞見之，大詬曰：「此賦胡顏敢來邪？當求乞耳。」安曰：「只思上謁，非敢有乾也。」茂貞曰：「貧儉若斯，胡不求乞？」安曰：「京城近日但賣麩炭，便足一生，何在求乞？」茂貞大笑而厚賜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又 光化中，朱樸自《毛詩》博士拜相。而樸恃其口辯，謂可安致太平。由藩王引導，聞於昭宗，遂有此命。對揚之日，而陳言數條，每言臣必為陛下致之。洎操大柄，殊無所成，自是恩澤日衰，中外騰沸。內宴日，俳優穆乃笑作唯經字者，至前唱唯

「若見朱相，即是非相。」翌日出宮。時人語曰：「故為相自古有之，君子不恥其言之不出，耳恭之不逮。」況未（明抄本未作今）喪亂，天下阻兵，雖負荷奇才，不能為計。而朱樸一儒生，恃區區之辯，欲其整亂，祇取辱焉。宜其涓縷未申，而黜放已至，故大為識者之所嗤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又 太祖入觀昭宣。昭宗開宴，坐定。伶倫百戲在焉。俳恒○○聖。先祝帝德，然後說元勳梁王之功業曰：「我元勳梁王，五百年間生之賢。」九優太史胡趨應曰：「酌然如此。○○○○固教朝廷如○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，梁太祖但笑而已。昭宗不憚，如無奈何。趨又自好博奕。嘗獨跨一驢，日到故人家棋，多早去晚歸。年歲之間，不曾暫輟。每到其家，主人必戒家童曰：「與都知於後院喂飼驢子。」趨甚感之。夜則跨歸。一日非時宣召，趨倉忙索驢。及牽前至，則覺喘氣，通體汗流，乃正與主人拽碓耳。趨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。明早，復展步而至，主人亦曰：「與都知抬舉驢子。」曰：「驢子今日偶來不得。」主人曰：「何也？」趨曰：「只從昨回宅，便患頭旋噁心，起止未得，且乞假將息。」主人亦大笑。○以趨之黠也如是，而不知其所乘，經年與人旋碓亨利，亦數為同人對銜揶揄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## 王舍城

偽蜀王先主，未開國前，西域僧至蜀。蜀人瞻敬，如見釋迦。舍於大慈三學院，蜀主復謁坐於廳，傾都士女，就院不令止（偽蜀王先主至就院不令止四十五安原缺，據黃本補）之。婦女列次禮拜，俳優王舍城飄言曰：「女弟子勤苦禮拜，願後身面孔，一切似和尚。」蜀主大笑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顧覓

偽蜀王先主起自利、閬，號親騎軍，皆拳勇之士。四百人分○○○執紫旗，凡戰陣，若前軍將敗，麾紫旗以副之，莫不○○○靡，霆駭星散，未嘗挫衄。此團將卒多達，或至節將○○○至散員，亦享官祿。以之定霸，皆資福人。於時○○○○南黑雲都，皆紫旗之類也。此從各有名號，時顧○○○亦嘗典郡，多雜談謔。曾造武舉，助曰大順○○○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，三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慙子、姜癩子、張打胸、長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許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李嗑蛆、李破肋、李吉了、樊忽雷、日遊神、王號駝、郝牛屎、○○貢、陳波斯、羅蠻子。試《亡命山澤賦》、《到處不生草詩》，斯亦麥鐵杖、韓擒虎之流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不調子

有不調子，恒以滑稽為事。輩流間有慧黠過人，性識機警者，皆被誘而玩之。嘗與一秀士同舟，泛江湖中，將欲登陸，同船客有驢瘦劣，尾仍偏，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。秀士鄙其瘦劣，勉之曰：「此驢有異相，不同常等。」不得已，高價市之。既舍楫登途，果羸弱，不堪乘跨。而苦尤之。不調曰：「勿悔，此不同他等。」其夕，忽值雪，不調曰：「得之矣，請買酒三五杯，然後奉為話其故事。」秀士又俛俯貫而飲之。及舉爵，言之曰：「君不聞杜荀鶴詩云：就船買得魚偏美（明抄本魚作驢，美作尾），踏雪沽來酒倍香乎？請君買驢沽酒者，蓋為杜詩有之，非無證據。」秀士被買而玩之，殊不知覺，至是方悟焉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。）

#### 司馬都

前進士司馬都居於青丘，嘗以錢二萬，托戎帥王師範下軍將市絲。經年，絲與金並為所沒。都因月旦趨府，謁王公，偶見此人，問之。其人貌狀，魁偉胡腮，兇頑發怒，欲自投於井。都徐曰：「何至如此，足下吒一抱之髭鬚，色斯舉矣；望千尋之玉瑩，井有人焉。」王公知之，斃軍將於枯木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## 吳堯卿

唐吳堯卿家於廣陵。初傭之保於逆旅。善書計，因之出入府庭，遂聞於搢紳間。始為鹽鐵小吏，性敏辯，於事之利病，皆心記能調，悅人耳目。故丞相李蔚以其能，自首任之。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，兼利國監，尋奏為刺史。制命未行，會軍變，復歸廣陵。頃之，知浙西院，數月而罷。又知揚州院，兼樞耀使。偽朝授堯卿御史大夫。堯卿托附權勢，不問貴賤，苟有歧路，縱廝養輩，必斂衽枉以金玉餌之。微以失勢，雖素約為之死交，則相對終日，不復與言。趨利背義如此。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。故不離淮泗，僭竊朱紫，塵污官省。三數年間，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。時王啟知兩使句務，下堯卿獄，將窮其事，為諸葛殷所保持獲全。及城陷，軍人識是堯卿者，咸請啗之。畢師鐸不許，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。至楚州遇變，為仇人所殺，棄屍衢中。其妻以紙絮葦棺殮之，未及就壙，好事者題其上云：「信物一角，附至阿鼻地獄；請去斜封，送上閻羅王。」時人以為笑端。（出《妖亂志》）

#### 李任為賦

天成年，盧文進鎮鄧。因出城，賓從偕至，舍人韋吉亦被召。年老，無力控馭，既醉，馬逸，東西馳桑林之中，被橫枝骨掛巾冠，露禿而奔突。僕夫執從，則已墜矣。舊患肺風，鼻上癢疹而黑，臥於道周。幕客無不笑者。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，祠部員外任瑤，各占一韻而賦之。賦項云：「當其廳子潛窺，衙官共看，喧呼於麥壟之裡，偃僕於桑林之畔。藍攙鼻孔，真同生鐵之椎；脣甸骷髏，宛是熟銅之罐。」餘不記之。聞之者無不解頤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